



五朵雪莲花

何英◎主编



◎赵剑尘

▲南疆南疆

◎赵勤

▲和布克赛尔的云

◎鲁焰

▲世外桃源

◎卓娅

▲循着喀纳斯秋天的脚步

◎郁恩尧

▲有此倾城好颜色

自然

女性视角下的



五朵雪莲

女性视角下的

何 英◎主编

自然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视角下的自然 / 何英主编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4.12
(五朵雪莲花丛书. 第3辑)
ISBN 978-7-5469-6170-5

I. ①女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8175 号

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
责任编辑: 张莉涓

责任校对: 张莉涓

封面设计: 党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
责任复审: 王英强

责任决审: 于文胜
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五朵雪莲花·女性视角下的自然 |
| 主 编 | 何 英 |
| 出 版 |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(www.xjdzyx.com) |
| 地 址 |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(邮编 830026) |
| 发 行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网 购 |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 |
| 制 版 |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|
| 印 刷 |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mm × 1 230 mm 1/32 |
| 印 张 | 7.875 |
| 字 数 | 104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69-6170-5 |
| 定 价 | 24.00 元 |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

五朵雪莲花·自然

目 录

赵剑尘·南疆 南疆

寂寞吟唱萨巴依 / 003

手鼓激荡的平凡生活 / 011

在卡龙的世界沉醉 / 019

拉起艾捷克的时光 / 028

纵情欢跳的麦西来甫 / 036

热情飞扬萨阿迪 / 041

78岁的赛马冠军 / 045

赵勤·和布克塞尔的云

和布克塞尔的云 / 053

情伤神木园 / 059

酿酒师 / 064

对诗的女人 / 072



五朵雪莲花·自然

目 录

舞者 / 080

巴扎上卖烧烤的阿依古丽 / 086

在绝美的风景中穿行 / 097

鲁焰·世外桃源

世外桃源 / 103

高原的颜色 / 108

巴里坤的气息 / 116

伊犁属兔：一个久远的梦 / 120

大起大落始知“情” / 125

想起葡萄就想起新疆 / 129

赛里木湖，幽幽见我心 / 141

卓娅·循着喀纳斯秋天的脚步

循着喀纳斯秋天的脚步 / 153



目 录

在通往巴依那木的路上 / 167

阳光下的喀什 / 178

库车巴扎记忆 / 191

郁斯尧·有此倾城好颜色

有此倾城好颜色 / 199

花开花落两相知 / 206

大河西去 / 209

迷失在巴里坤深处 / 216

牧歌 / 220

天上的麦子 / 223

河流的碎光 / 226

萨尔乔克往事 / 230

拉克羊与愚人农庄 / 234

来自庭州的传家味 / 238



赵剑尘，新疆作家协会会员，乌鲁木齐晚报社记者，一直以来，对于行走在路上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，并致力于打造有个性风格的散文写作尝试。希望给读者呈现行走途中，所遇到的人、景以及大自然的生灵们，其和谐的生存关系以及真实的生活状态。也希望用优美的文字，呈现当下普通人们的生活，表达一名写作者独有的思想和见解。

2009年作品《人狐情未了》获得了新疆新闻奖二等奖；2010年采写的《与雕共舞》获得了新疆新闻奖一等奖。



赵
剑
尘

南疆 南疆

寂寞吟唱萨巴依 I



若一个人把落寞的神情写在了脸上，哪怕他身处万分热闹的环境，似乎也与欢闹的气氛格格不入。哪怕他的内心竭力想融入其中，却依然游离在外。我发现他，是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的麦西来甫上。与众多民间艺人手持乐器纵情高歌不同，他身穿墨绿色的民族服装，手上拎着一个包裹，静静地站在艺人们的旁边，听到熟悉的歌曲声，他也会张开嘴和唱两声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沉静而茫然，一个人独成一个世界。

他有着一张黝黑发亮的脸，每一条皱纹都像一把刻刀，将脸雕刻的纵横交错。长长的胡须也不像别的老人那样，沾

染了岁月风霜的颜色，而是和他的发色一样，黑中稍稍带了点灰。当莎车县宣传部的翻译库尔班江请他和我们聊聊时，他像是受了惊，迅速低下头，片刻，他选择了跟着我们走。

离开了正在歌舞沸腾的人群，在宽阔而舒缓的叶尔羌河边上，他才慢慢地放松下来。他叫买买提·巴拉提，是巴格阿瓦提乡淖岱村人，今年已有78岁了，也是此乡的民间艺人。既然是民间艺人，既然参加了少有的热闹的麦西来甫，为什么却选择了安静？

库尔班江把我的问题告诉买买提，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很快移走了眼神，然后才回答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前面敲着乐器唱了歌，你们没有看见。”

据我所知，这些民间艺人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在欢庆的聚会上，若没有特殊的原因，他们的乐器不会停，歌声也不会停。像买买提这样，在这样一个场合，沉默着，把忧愁、失望、落寞写在了脸上的艺人，在这之前，我很少遇到。

既然买买提否认了我们的看法，那么他称手的乐器在哪里呢？听我问到，买买提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他手中的小包裹，拿出他的乐器——一对漆黑的萨巴依。

心莫名的一震。原来，买买提的乐器是萨巴依。那么，他的落寞，他的安静，他的随时随地置身事外，似乎都有了可以解释的理由。



因为，萨巴依是南疆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的打击乐器。买提手中的萨巴依，长约一尺半多的圆木棒，尖端稍向内弯曲，涂成金黄色，中间部分用铁皮包着，铁皮上焊接了三个大铁环，大铁环上又分别套了近20个小铁环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乐器，是当年游荡在南疆的阿希克独有的乐器。

阿希克，为游吟者、流浪艺人的意思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是一个特殊群体，他们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四处流浪，以荒野和麻扎为家，萨巴依是他们唯一的，也是最信任的伙伴。他们常常摇着萨巴依，边走边唱，无所顾忌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走到哪儿，吃到哪儿，住到哪儿，若是人们觉得他们唱的歌打动了自己，给他们一个馕、一碗水、一碗抓饭或者别的什么，他们会欣然接受。然后，再走向漫长的下一程。

第一次懂得阿希克，是2008年夏天，在莎车县文化广场。也是这样一种热闹的场所，众多民间艺人中，有三名艺人神情肃穆，双眉紧锁，其中一名是年届六旬的女艺人。他们双手各摇着一对我从未见过的乐器，声音也很独特，大铁环敲击在木棒的铁皮上时，发出的是“咔”的声音，而套在大铁环上的小铁环，互相撞击，发出的却是“沙沙”的声音。

我不知不觉间把心里的疑问问出了口，“这三名艺人摇的是什么乐器？”站在我身后的翻译听到回答说：“这个乐器

叫萨巴依，以前民间流浪的阿希克，最喜欢用这种乐器。”

三名艺人击奏时，手持木棒底端，前后左右摇晃，时而用上端有节奏的碰击肩部，时而高举一对萨巴依对碰。那时乐器的声音格外响，于沉闷的铁器中，固执的传递着一种清灵，以及对于解脱的渴望。他们脸上的表情始终如一，浸润着悲伤，眼神里流露着冷漠，似乎这热闹的气氛，丝毫没有感染他们。

这时，广场上的人们都自觉的汇集到了这儿，融入麦西来甫中。三名艺人中头戴黑帽，身披黑衣的一位，站了起来，右手摇着萨巴依，跳起舞来。他动作幅度很大，萨巴依时而敲在左肩，时而敲在右肩，时而膝盖着地旋转，黑色的大衣随着他的动作旋出一道道弧线。似乎在那一瞬间，舞蹈释放出他所有压抑着的热情。

等回到艺人们中间时，他再度成为先前的模样。

阿希克和萨巴依，就以这样令人深刻的方式存储在我的脑海。如今，买买提手中的萨巴依，以及他在艺人中遗世独立的姿态，立即唤醒当年的记忆，那些画面似乎犹在眼前。

但，我可以断定，78岁的买买提不是一名阿希克。哪怕他一再闪躲我们的眼神，哪怕他的落寞随处可见，哪怕他站在偏僻的角落，哪怕他手持萨巴依，他仍然与阿希克有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。





只是因为，买买提一个憨厚的笑。

当我问及，买买提为什么会选择萨巴依为自己喜欢的乐器时，买买提黝黑的脸上闪过一个极为羞涩和憨厚的笑容。他说：“1953年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是学校艺术团的成员，因为对萨巴依最为熟悉，所以我选了它。没人教我怎么摇，我好像天生就会摇”。这时候，他脸上没有丝毫阿希克所特有的愤世嫉俗的味道。

买买提说，小时候家门口常常响起这个声音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会跑出去看。通常他都会看见阿希克摇着萨巴依缓步走来，他们穿着破旧，眼神望向遥远的虚空，唱着深情忧伤的歌。而自己的父母，会急急地跑出来，手上也不会空着，有时会是一个玉米棒，有时会是一个馕。

买买提听着阿希克的歌，会不知不觉地跟着阿希克前行。那时他还小，踏着萨巴依特有的节奏，歌词里的深意他并不懂，可他就是觉得这些歌，听着让人想流眼泪，就是很好听。直到出了村，他自己感觉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才会停下脚步，看着眼前孤独的背影远去，那好听的歌声随风飘散。

回到家后，买买提缠着妈妈问：“为什么这些人，摇着萨巴依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唱得嗓子都哑了，他不累吗？”妈妈只好说：“累也没有办法，他们是阿希克，苦修的人，就是要这样。”买买提当时似懂非懂，但这并不阻碍下一个阿希克来到家门

前，他的再一次追随。后来，买买提竟然也能跟着阿希克唱了，小声地唱着，在不影响阿希克飞扬的思绪的情况下。

所以上小学时，老师让他和几个同学选乐器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萨巴依，眼睛一亮，拿起就摇了起来，别摇边唱，清脆的童音唱出的却是沧桑、忧伤的歌。老师听了说：“以后，多唱些欢快的，向上的歌。”后来，那些来自于阿希克的老歌，他虽然不唱了，可那些歌词、旋律却一直在他心里回响。

当时的萨巴依是学校的乐器，初中毕业后，萨巴依也交还给学校，买买提手中空空如也。他很失落，后来他到县轧花厂学做厨师，听大师傅艾合买江说，萨巴依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做，买买提心里豁然开朗。

买买提因为师傅说到萨巴依的事，心存感激，不但用心学习做饭做菜，连带着将怎么做萨巴依也请教了。艾合买江告诉他说：“真正的萨巴依是用羚羊角或是鹿角做的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，你就用柳木或是桑木做吧。”

买买提工余时间在林带里四处转悠，寻找合适的木材，然后再到铁匠那找小块的，能包住木棒的铁皮，再用粗铁丝弯成大环，用稍细点的铁丝弯成小环。一道道工序走下来，当第一把粗糙的萨巴依呈现在眼前，买买提就拿着它，找到艾合买江，边摇边唱。

那一刻，买买提脱口而出的，不是学校老师教的那些歌





曲,而是一直深藏在记忆里的,阿希克所唱的悲伤的老歌。艾合买江听完,只说了一句:“这些老歌让人听了伤心,有空你就学学刀郎木卡姆吧。”

这似乎给买买提指明了方向,他开始参加村里的各种聚会,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好像从未曾间断过。无论是木卡姆还是老民歌,只要摇起萨巴依,他就能唱起来。不知为什么,唱着唱着,披头散发的阿希克摇着萨巴依吟唱而来的情景,就会出现在眼前。买买提就会突然陷入一种茫然里,不知所措。他的脸上就会不自觉的浮现阿希克悲伤的、将万事置身事外的表情。这情况,买买提自己并不知晓,也没有感觉到。

后来,买买提结婚、生子,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,成为轧花厂里的一名厨师。而萨巴依依然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晚上闲来无事,他摇萨巴依给妻子儿女们听,唱木卡姆,他竭力把童年关于阿希克的那部分记忆关闭,从不回想,仿佛那些老歌从不曾有过,从不曾会唱过。

买买提也不曾对任何人说过,他对萨巴依有多热爱。他只是在漫长的光阴里,做了一把又一把萨巴依,后来他的工艺渐渐精湛,精心地涂上漆,再精心地收藏好。如今,他家里有12对萨巴依。

我始终不明白,买买提为什么不再唱阿希克的那些老歌,所以当我提出听听这些老歌的想法时,买买提的脸上,再

次浮现出木然的表情，然后什么也没说，突然开始摇着萨巴依唱起来。

买买提低着头，萨巴依举过双肩，他的声音沧桑而低沉，与麦西来甫中高亢的歌声不同，他仿佛只在喃喃自语，在追忆童年的往事。“哎，世界！哎，世界！请侧过耳来听我诉说，为你忧伤，我每日走向无常。在离火中，我多么悲惨凄凉，为你忧伤，我把鲜血吞入肚肠。我是一支羽箭射向四方，我流浪他乡，为的是把你寻找，为你忧伤，我要把心里话向你讲。”

汗，不停地从买买提的脸上流下，这时候，他脸上不再有那些落寞的神情，他已和这些老歌融为一体，在呐喊，在呼唤。我突然间懂得了，买买提为何在热闹的聚会中，落寞而安静。只是因为，他并不是一名阿希克，却因为这些老歌，而一次次沉浸在莫名的忧伤中，不知不觉中，阿希克的表情就成了他的表情。

其实，这只是缘于他童年最初的，对于萨巴依的认识，而这个懵懂的认识，跟随了他整整一生。



手鼓激荡的平凡生活 I



手鼓在新疆,那是几个“离不开”。人们在聚会时离不开,在互相送别时离不开,在唱歌时离不开,在跳舞时更离不开。在这些场合,有手鼓,人们的歌舞才有了生命力。手鼓,又名达卜,得名于敲击手鼓时,发出“达、卜”的声音。这些鼓点,节奏分明,快乐和忧伤,种种可能有的情绪都可以由手鼓声传递,而它似馕的形状,也广为新疆各族人民所知。

无论在北疆或南疆,只要是维吾尔族、乌孜别克族、锡伯族、塔吉克族欢庆的日子,手鼓那欢快的“达、卜”声便不绝于耳。这次,在喀什地区采访,我遇见了一位敲打了一辈子手鼓的老人——买买提明·阿塔尔拉。

75岁的买买提明·阿塔尔拉在欢闹的人群中,让人觉得